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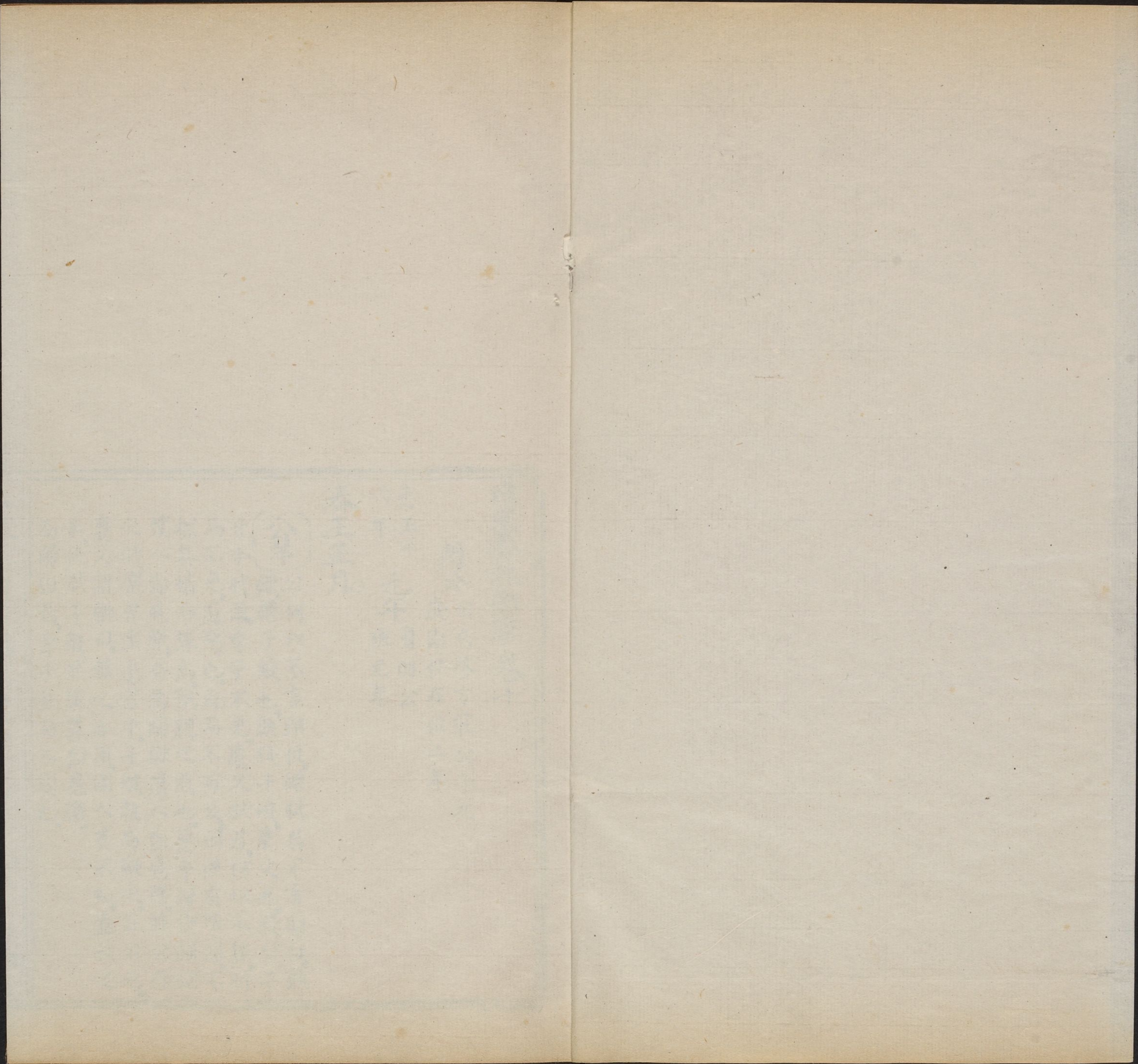
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5 1988

T693/32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增定春秋衡庫卷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桓公下

桓王十
九年 十有一年 是年夏鄭莊
公寤生卒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傳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即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者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

示貶

附左

楚屈瑕將盟。貳軫。鄭人軍於蒲騷。將與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鄭。鄭有

虞心而恃其城，莫有圖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鄆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國名。貳軫二。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子昭公。忽立。

左傳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鄆曼生昭公，故

祭仲

立之。

胡傳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疊突之際，其禍惛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

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疊音尾

惛音慘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

左傳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公羊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罍塗，出于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胡傳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正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黜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突歸于鄭

胡傳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胡傳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獐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

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詩鄭風有女同車。頰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信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鏘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克，乃見狡童。○摯兮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摯兮摯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且音疽
摯音托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穀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全杜氏柔，魯大夫，未賜族。胡氏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胡傳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

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桓王二十有二年 鄭厲公突元年○是年冬衛宣公晉卒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 平杞莒也

全胡氏紀為齊難危急甚矣魯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僅與小弱之莒偕其無救于紀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 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

全汪氏二盟四會皆以會宋為詞則是宋公有志于會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于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瀆音鄭免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豆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子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

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胡傳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

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衛惠公朔元年

附左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

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師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刑非獨刑罰凡政事皆是○不借貸慢易之人正威以刑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傳

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傳

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

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桓王二十二年。十有四年。是年冬齊僖公。祿父卒。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

會於曹。曹人致餼禮也。

全胡氏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虞其報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

鄭於其地。王氏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平宋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於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胡傳

按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全劉向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氣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穀梁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象。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胡傳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益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循史。有可損而不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傳

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胡傳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
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
 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
 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全胡氏君之在車與御者
 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

人謂之御如御史御妻是也君所親
 用之物亦謂之御如御食御書之類

胡傳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盛之所藏
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
 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
 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
 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于工築而
 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因民力以自奉者異
 矣

乙亥嘗

穀梁 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
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
 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
 之三宮三宮米而歲之御廩夫嘗必有蕪甸
 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
 餘而嘗也

胡傳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
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
 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
 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
 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一
 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 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胡傳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宋與蔡

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春二月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穀梁 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

甚矣

胡傳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克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

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購，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金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

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庶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胡傳 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逐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人君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胡傳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許叔 入于許。許叔。莊公弟。

胡傳 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于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告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於許。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

桓公

桓公

左傳 謀定許也

全李氏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為名會艾之謀豈能掩入許之罪乎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胡傳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 鄭作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莊公寘子元於櫟使檀伯佐之

胡傳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大叔

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羨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於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胡傳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

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全張氏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敵眾，所以疑而遂合。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鄭二君厲公五年昭公忽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

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傳

春正月會於曹。蔡先于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固

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倘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醴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致伐之始。

胡傳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

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見隱七年城中丘傳。

左傳

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見莊五年五國伐衛傳

左傳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夷姜宣

公羊

衛侯朔何以名絕為絕之得罪於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言不即罪爾

公羊

衛侯朔何以名絕為絕之得罪於天子柰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言不即罪爾

朔月朔謂告朔行政也越走也屬托也諸侯有疾稱負茲托疾而止不就罪也詩邶風新臺有泚河水瀾：燕婉之求籩簠不鮮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籩簠施○衛人惡宣公而賦其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宣子欲立少子朔使汲壽如齊而沈之於河衛人傷其事而作

朔月朔謂告朔行政也越走也屬托也諸侯有疾稱負茲托疾而止不就罪也

詩邶風新臺有泚河水瀾：燕婉之求籩簠不鮮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籩簠施○衛人惡宣公而賦其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宣子欲立少子朔使汲壽如齊而沈之於河衛人傷其事而作

莊王 十有七年 衛惠公五年黔牟元年○是年冬鄭高渠彌弒昭公忽而立子亶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主隱總傳小國於大

國不得已而要盟句

左傳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左傳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左傳 尋茂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傳。

左傳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

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泉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胡傳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

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

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武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蔡人召之。反歸奔

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

癸巳葬蔡桓侯。

胡傳 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

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木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

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

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

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

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
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

宋志也

全許氏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及邾為趙之盟而八月伐之汪氏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盟秋伐無信尤甚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官於朝

附左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

公而立公子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蔡哀侯獻舞元年○鄭二君厲公七年子壹元年是秋弑

春王正月

胡傳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于濼音洛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左傳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孺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

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

胡傳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

亂為二國患而其詞曰收苟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

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

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詩齊風南山崔嵬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 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

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思於

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公羊擗幹而殺之

秋七月

附左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壹而輟高渠彌祭

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

附左 周公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子儀即王子克。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胡傳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穀梁子曰：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讐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增定春秋衡庫卷六終

增定春秋衡庫卷七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子，母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

亂曰：莊

莊王四年 元年 鄭二君厲公八年子儀元年。○是年冬陳莊公林卒。

春王正月。

胡傳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音遜

胡傳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

也思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於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善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詩衛風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此宣姜思其女宋夫人之詩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

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

主之

胡傳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全范氏**禮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王仲子**禮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傳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

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象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於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文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書錫命之始。

胡傳

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全高氏禮諸侯嗣立。喪畢以士服見。王賜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民。桓篡弒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以寵之。

王姬歸于齊

胡傳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於齊故也。逆於京師。祭館于外。而不書歸於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於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邾郚郚此遷邑之始

胡傳邾郚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

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一而罪已見矣

全陳氏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民有其地曰遷○邾郚郚音萍茲吾

莊王五年二年陳宣公杵臼元年是年冬宋莊公馮卒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慶父莊公庶兄

胡傳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

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為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全王氏於餘丘小國其後屬邾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

胡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

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詩齊風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齊人極道。魯侯威儀。技藝之美。若曰惜乎不能防閑其母耳。

乙酉宋公馮卒。

莊王三年 宋閔公 捷元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胡傳

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與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季紀。鄆音。侯弟。携。

左傳

胡傳

紀於是乎始判。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

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眾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八云者，難詞也。

公羊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冬，公次于滑。此書次之始。

左傳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胡傳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

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

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無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莊王七年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胡傳 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

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附左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

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 櫛音 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瞞

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子戟也。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

陳侯

宣

鄭伯

厲

遇于垂

全張氏謀取紀也

胡傳

籓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遇於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衞與剽是也。突衞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衞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衞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

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遠齊難也。

公羊

冒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諱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

胡傳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

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士彊承天子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効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何如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己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傳 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胡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莊王五年 楚文王熊 賁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傳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補一章載驅薄薄。簞第朱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二章。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儻儻者衆貌也。曰會曰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湯音商。○彭音邦。○道遼魯之意也。○魯之道。○德音標。

秋。邠黎來朝。

左傳

名未王命也。

胡傳

邠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邠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益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

納惠公也。

胡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莊王九年。六年。春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

胡傳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賤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秉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秋。公至自伐衛。

胡傳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蟬。

冬齊人來歸衛俘。

胡傳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股，言齊歸衛寶，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泉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宗，臆音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附左

楚文王伐申，遇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

賂齊而齊以分於三國。

齊主納朔，故朔共以寶。

臆音

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莊王十年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傳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衛，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胡傳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全張氏周之秋今五月也。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苗俱無。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傳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矣。

莊王十一年是年冬齊襄公諸兒弑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傳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陞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於莒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穀梁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陳。

胡傳

此治兵於郎也。侯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全汪氏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以，而治兵非其地。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傳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

胡傳

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胡傳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胡傳

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

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意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

弒其君諸兒

左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帝公

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聞死於門中石之終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胡傳

按左氏徒人費石之終如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疆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沈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終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異也襄公用

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者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詩齊風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錡其人美且偲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罕弋百姓苦之

增定春秋衡庫卷八

莊公中

莊王十二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 初無知虐於雍廩 雍廩齊大夫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既魯地

左傳 齊無君也

胡傳 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

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

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仇。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全杜氏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全汪氏莊公自謂出於齊。倚齊為援。故要齊大夫而謀立。糾以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作納。子糾。

史記小白自少善大夫高傒。及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魯。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營道。射中小白帶鈞。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送糾者。行益遲。桓載溫車中馳行。故得先入立。

胡傳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

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時。齊地。

左傳

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

傳乘。乘他車也。秦子。梁子公御及戎右。

胡傳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仇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恥若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讐戰也是故諱公以重敗其忘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子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仲謂忽曰子懼乎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者有分矣行入齊境自刎而死仲遂入君子曰忽之死也賢其生也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穀梁

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胡傳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竟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附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瀕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子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公曰。若何。曰。殺而以其尸椁之。公將殺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

也。請生之。於是齊使受仲。而以返。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於郊。

釁以香塗身。

桓公問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容。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溥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訖。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

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間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施以巧。相陳以功。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服牛。軛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莫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浹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耜。刈耨。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藿藿

茅蒲。身衣襤褸。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改聽縣。下改聽鄉。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孫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脩縣。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無夫有未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強。

容音叟。縛音端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顛項也。顛毛長幼有序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六柄生殺貧富貴賤管子作六秉。唯音忙。亂也。易變也。僭何。即擔荷。軛音韶。馬車也。賴羸也。柝擊草具也。芟音衫。菓音果。枯草也。槍音撐。刈音義。縛音博。茅蒲。苙屬。襜音銛。襜音失。萊屬。正五正也。下政縣帥也。長第猶云

長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守。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司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比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連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遂育也。滋，長也。負，無財者。振葉之也。事，指戎事。

管子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桓公曰：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可耳。海王之國，謹正鹽策，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歲於不竭之府。鄉長脩國進賢，官長期而書伐，選賢者而復之，名之曰三選。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為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

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罪贖以贛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宥閔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櫨，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濬。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紫夫。吠狗。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于紀鄒，有草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節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

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泚。乘浮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不沙西吳。南城周反。厥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鬚。弦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師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父致胙。桓公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君死國絕。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纓纂以為奉。虎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故拘之以

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及。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霸功立。威衛人。飯牛車下。扣角而歌。桓公異之。將任以政。群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人問之。果賢用未晚也。公曰。問之。患其有小過。以小棄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舉火而爵之。

上卿。

輕其罪使以甲兵贖戰車戰也。贛音貴。盾綴革有文者。金分。金有分兩之差。閒罪。疑罪也。三禁。禁之三日以審其詞。其訟理相等者。許其平。僅納十二矢。檣音竹。斫也。泚音夫。編木曰泚。石抗。晉地。太行。辟耳。皆山名。拘夏。辟耳之黠名。不古。流字。城周。叔帶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徵諸侯。城之。反。亦于絳。定。晉亂也。渠門。亦旗名。罷馬。無用之馬。縷纂。纂以縷織。不用絲。取易共也。橐音高。捆屈上聲。滕也。所築皆阨塞。定息也。三革。甲冑盾。隱藏也。五刃。刀劍戈戟矢。濟河西行。渡河以平。晉也。

冬浚洙

公羊

胡傳

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故浚而深之。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固國以保民為本。輕民用力。害於大。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

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大為後戒也。浚音峻。洙音殊。

莊王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

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 劇音

魯語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

胡傳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

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然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全張氏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閔此遷國之始。

事義考公之侵宋。自近取道於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為通於魯也。故遷之。偏入其封內。以為附庸。

胡傳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

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於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冉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傳

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

胡傳

齊宋輕舉大眾，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

齊忿納糾，宋忿公侵。

秋七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始見經。

左傳

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實，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

蔡侯獻舞歸。

胡傳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祥，胡，豹，曹陽，和，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蔡，以蔡子歸，獨不名者，變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此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潭，潭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

胡傳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

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莊王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見前乘

秋。宋大水。

左傳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左傳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

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御說後為宋桓公

胡傳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

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胡傳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莊王十五年崩經不載

十有二年

是年秋宋閔公捷弒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胡傳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於鄆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於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博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

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詭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金僕姑矢名。歛音遄。斬巾去聲。戲而相慙也。子游。宋公子牛萬子。

公羊

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闥。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散。放也。舍。正也。爾虜焉。故言女。幸。不在稱譽耳。惡乎至。言何所至。原音豆。側。手曰。

撥音屑。

胡傳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苟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

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桓公御說也。醢音海。

胡傳

按左氏，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宋桓公御說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衣裳之會一。

左傳

會於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

胡傳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

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周禮九命作伯

得專征諸侯

夏六月。齊人滅遂。

胡傳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專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

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遂國名。舜之後。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皇極經世齊桓公會宋陳蔡邾之師伐魯三
 敗之取遂公懼請平桓公許會於柯而盟
 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於傳有之
胡傳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
 戴天之讐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
 於禚會伐衛同圍邾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
 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
 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脩怨怒鄰
 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
 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
 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而春
 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
 則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
 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附管子桓公問於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
 又好色得無害於伯乎對曰無害也公曰何
 如而害伯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賢伯
 而不任害伯任而以小人參之害伯公曰善

於是與論百官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閒習臣
 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辟土聚粟畫地
 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
 結轍士不旋踵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
 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宥有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
 理犯君顏色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
 郭牙請立為大諫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
 然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欲富國彊兵則
 五子者存矣若欲伯王則夷吾在焉公曰善
 於是各分之職信
 仲益汲號曰仲父

僖王 二年 十有四年 是年鄭殺子儀厲公 復國與諸侯會於鄆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傳 宋人背此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
 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

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

取成於宋而還

胡傳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鞏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罷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附左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使傅瑕傅瑕

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納厲公初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主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衷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詞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也

○編譽

鄭子子儀也。公謂魯莊公。歆音
艷。祐音石。宗廟中藏主石室也。

秋七月。荆入蔡。見後二十三
年荆聘傳。

左傳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
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
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
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
滅息。遂伐蔡。秋
七月。楚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厲
于野。衣裳之
會二。

左傳

宋服
故也。

全胡氏。單伯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
君亦來會。齊霸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
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
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僖王
三年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衣裳之會
三。○二會

主前北杏傳會
諸侯安中國

左傳

復會焉。齊
始霸也。

全許氏。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
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全許氏。桓公求合於魯。故受文姜以昭親親。
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失。夫人復啓
越境之恣。遂
成如莒之姦。

秋。宋人。桓
齊人。桓
邾人伐邾。

左傳

諸侯為

胡傳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

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於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

鄭人侵宋

乘諸侯伐鄭之間

左傳

鄭人間之而侵宋

胡傳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

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從不服也書之秦誓曰我武惟揚得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則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

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

是年冬曲沃武公滅翼始受王命為晉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主前伐宋伐鄭二傳

左傳

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見後二十三年荆聘傳

左傳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全李氏鄭桓公始寄帑于虢鄭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涓左洛右濟主不魏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伯主之輕重焉

不音浮
魏音規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衣裳之會四

左傳鄭成也

穀梁同者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寮同寮謂諸侯也魯與齊讐而復推為伯故外內諸侯同一疑之

胡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也
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

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台爾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谷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果以桓為讐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

僖王五年崩經不載十有七年是年曲沃武公卒

春齊人執鄭詹

左傳鄭不朝也

胡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盖用事之臣也其見

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義。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音

胡傳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全許氏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誣。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三戶。昭。屈景。

秋鄭詹自齊逃來

胡傳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倘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適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遺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胡傳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惠王 十有八年 晉獻公 僖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胡傳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戡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或

音域

胡傳

或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或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可慮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

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也

冬十月

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附左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蹇陵遂及湫有疾夏六月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閻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楚子楚文

王蹇音迹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全程子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 ○ 媵音一

胡傳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

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以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枉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

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附左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類子類有寵為國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圍以

為圍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類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類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類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傳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全李氏魯自受鄭詹而背幽之盟已得罪於齊矣但公子結又重齊之怒耳

增定春秋衡庫卷九

莊公下

惠王

三年

二十年

楚堵敖熊
麇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傳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况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

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丹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附左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氣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徧舞黃帝堯舜夏商
周六代之樂徧音遍

夏。齊大災。

凡天火曰災
人火曰火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全張氏齊桓公於是始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家氏**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為盟主。若罔聞知。去年伐魯。今年伐我。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借後二十七年盟幽傳。

惠王二十有一年 **鄭厲公突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

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器。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

有咎五月。晉命鄭號相命也。

鄭厲公卒。○王惠王。○略界也。

胡傳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

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力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過於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惠王 二十有二年 鄭文公 捷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傳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

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虛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執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赦釋也。宥寬也。識審也。不識如當報之仇。審人未的。過失如研伐誤中人。忘音妄遺忘。不知有人。誤投兵矢。蠢救江反。生而癡騃。曰蠢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傳

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聞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國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敬仲完字，弛音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矢，五父，即陳它。夏五月，全孫氏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胡傳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偃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偃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納即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

惠王二十有三年楚熊惲弑其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元年○是年

冬曹莊公射姑卒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胡傳 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討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

穀梁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

胡傳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問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全吳氏社者諸侯祭其土祗之常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車以夸示威眾而聚人觀之故莊公托此為名以如齊

公托此為名以如齊

補國語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擣而烝納要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史記

楚熊暉弒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穀梁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

胡傳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

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史記 顓頊之苗裔曰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後為秦。若木為徐。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偃王。○**史記國語** 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生陸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封楚。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立三子為王。厲王虐。熊渠畏其伐去。王弼十一世至熊通。伐隨。請周室尊為王。王不聽。乃自立為武王。○秦伯奔荆。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蠻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秦伯至壽夢。立始

大稱王。○夏少康之庶子封於越，二十餘世，至勾踐稱王。

公及齊侯遇于穀。見遇清盟。扈二傳。

蕭叔朝公。蕭宋附庸國。

胡傳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覲而用弊，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穀梁 禮天子諸侯黝墜，大夫倉士黹。丹，楹，非禮也。

楹音盈，墜惡去聲。塗也，黹音偷，黃色。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胡傳 遇於穀，盟於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大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以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娶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於穀，盟於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

於穀，盟於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

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惠王二十有四年 曹僖公 七年 赤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音角。楹也。方曰。楹圓曰楹。

穀梁 禮天子之楹。斷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

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胡傳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

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楹。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

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國語 匠師慶言於公曰。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無益於君。而替先之令德。弗聽。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胡傳 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

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胡傳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邾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薦進舍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置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胡傳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群臣。故以私言之也。獻月。

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

也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男贄九句。出左傳。御孫諫。榛栗小栗脩肉脯也。

大水。

全汪氏。莊公娶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傳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辭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奔。赤歸。

制在戎也。使鄭忽膏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郭公

胡傳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及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觀音

爾。冀

惠王 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衛 惠公朔卒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諸侯始交聘

左傳 始結陳好也

穀梁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全杜氏 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亦報聘。○主隱公元年盟

茂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穀梁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

充其陽也。

胡傳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祀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犬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於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於社何以書譏不鼓於朝而鼓於社又用牲則非祀矣全范氏鼓有聲舉陽事以壓陰氣呂氏社陰之神日食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故自責而已牛必在滌三月方成牲此取具於臨時耳

伯姬歸于杞

胡傳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札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于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杞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全杜氏報女叔之聘李氏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往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

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衛懿公赤元年

春公伐戎

全張氏為濟西之耻也

夏公至自伐戎

見下伐徐傳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

胡傳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

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序齊上主兵

胡傳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惠王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魯地洮音陶

胡傳

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

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於泚。愛其女之過而
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
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
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裳衣

之會
五

左傳

陳鄭
服也。

穀梁

同尊
周也。

胡傳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
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

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
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
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
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讓夷

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
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盟。穀梁子所
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

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附呂覽

時齊桓公施德於諸侯。諸侯親附。桓
公勞群臣。相與飲酒。鮑叔起為壽。

曰。使君母忘出奔。管仲母忘請囚。甯戚母忘
飯牛而居於車下。公再拜曰。寡人與大夫皆
能毋忘此齊國
社稷之幸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

非禮也。原仲
季友之舊也。

公羊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公子慶
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慶

父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
得與於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

故復請如陳而葬原仲也。

胡傳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寡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胡傳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於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

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附左

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謙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胡傳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附左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廖音聊命者命為侯伯。

杞伯來朝。

全高氏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全杜氏將

討衛也。

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敗績。

左傳

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胡傳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

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討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且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且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全汪氏衛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衛君又易世矣。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齊桓亦不可無責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瑗卒。

附左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國語

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郭偃曰：「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銘有之曰：『嚙嚙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嚙嚙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君大夫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獻公田，見翟相之氣，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蒞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无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遠，其上貪以惑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士蒞以告，公說，乃伐翟相，卻叔虎將乘城。

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郭偃曰：「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銘有之曰：『嚙嚙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嚙嚙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君大夫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獻公田，見翟相之氣，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蒞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相也。』夫翟相之君好專利而无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遠，其上貪以惑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士蒞以告，公說，乃伐翟相，卻叔虎將乘城。

其徒曰棄政而後非其任也。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賈姬，姓國，齊姜武公妾，大戎唐叔之後，小戎，允姓子女也。驪戎，姬姓，鄆，遠鄙也。嘽，嘽，小也。矜，大也。為人為他人，叔虎，郤芮父。郤豹也。第，音子，被羽以烏羽繫於背。

秋荆楚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釁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闚御疆，闚梧，耿之不比，為旆，闚班，王孫游，王孫喜，毀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

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子元，楚文王弟，振動萬舞也。前此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柎，音秩，縣，音懸，楚言而出門，以示暇也。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也。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郟

胡傳

郟，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圍則書築，郟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曹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居之心矣。

大無麥禾

胡傳

麥熟於夏，未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全汪氏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杪。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

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脩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遠，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圭與王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房於救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夫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煥，先君之救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牧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夫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夷，平糴也。

穀梁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

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敗謂凶年。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艾獲也。
胡傳 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於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於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救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節用愛人為罪。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廡。

胡傳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誅。

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於齊。冬築郿。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全王氏 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猶庫藏謂之長府也。礼凶年穀不登。馬不食穀。馳走不修。

夏鄭人侵許。

全張氏 許鄭世仇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侯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全劉向 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甚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

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羅氏蜚
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又其
氣臭惡能燻。○蜚音費一
稻使不蕃。名負攀。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左傳

書時

主隱公七年
城中丘傳

惠王十三年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
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鄆也。

附左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闞射師
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闞班殺子元。闞

穀於莩為令尹自毀
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國語子文之為令尹繼衣以朝庶眾以處
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積。

射音石。梏音谷。足曰桎。手曰
梏。穀音轉。於音烏。莩音徒。

秋七月齊人降鄆。

胡傳

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邾降於齊師。意責
魯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者紀

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之道肆其強力。脅
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

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
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陵弱。急事功

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

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全許氏齊桓公伐郟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取策於魯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見隱公四年遇清傳。

齊人伐山戎

史記

山戎伐燕燕人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荆令支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不相送出境，吾不可無禮於燕。於是分溝

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循召公之業，納貢於周。如成周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韓非子：管仲隰朋從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師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於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荆音弗。

胡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眾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

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
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此戎病燕職貢
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詣侯越千里之
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
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
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
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
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
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
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
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
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惠王十
四年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公羊

何譏爾臨民
之所激浣也。

胡傳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
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
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
雖有臺豈
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

威我也。旗獲
而過我也。○所獲
建旗縣

胡傳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
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
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

邊功以沮外侮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凡諸侯五語出左傳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秋築臺于秦魯地

冬不雨

惠王十五年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左氏謂為管仲私邑誤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

見隱公四年遇清傳

附左國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

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

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

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

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檣杪次於丕山其

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其興也杜伯射王子鄩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

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

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若之

何對曰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王

帛往獻焉。王從之。內史適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虜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虜公使祝應。宗區。史黯。享焉。神賜之土田。史黯曰。虜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虜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莘。虜地。以詐用曰矯。加誅無辜曰誣。鑄音捐。融祝融也。回祿。火神。再宿曰信。聆音靈。檮音陶。夷羊神獸。驚音岳。驚音濁。志記也。記錄在史者。協合也。儀匹也。狸姓。丹朱之後。請命。請土田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

左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

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卿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醕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黨音掌。闕音秘。不從公也。女公子。子般妹。犖音落。

公羊

莊公病將死。召季子曰。寡人即不起。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矣。必有後乎魯國。飲之。無僂氏。至乎王堤而死。一生父子一及。

兄弟。僂音類。

胡傳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醜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胡傳

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以薨於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

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牽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

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以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邢姬姓周公之胤

全張氏狄北狄國在廣平襄國縣前此雖未
見於經然自錢邢而滅借三年之間塗炭兩
國首以伐書
著其強也

